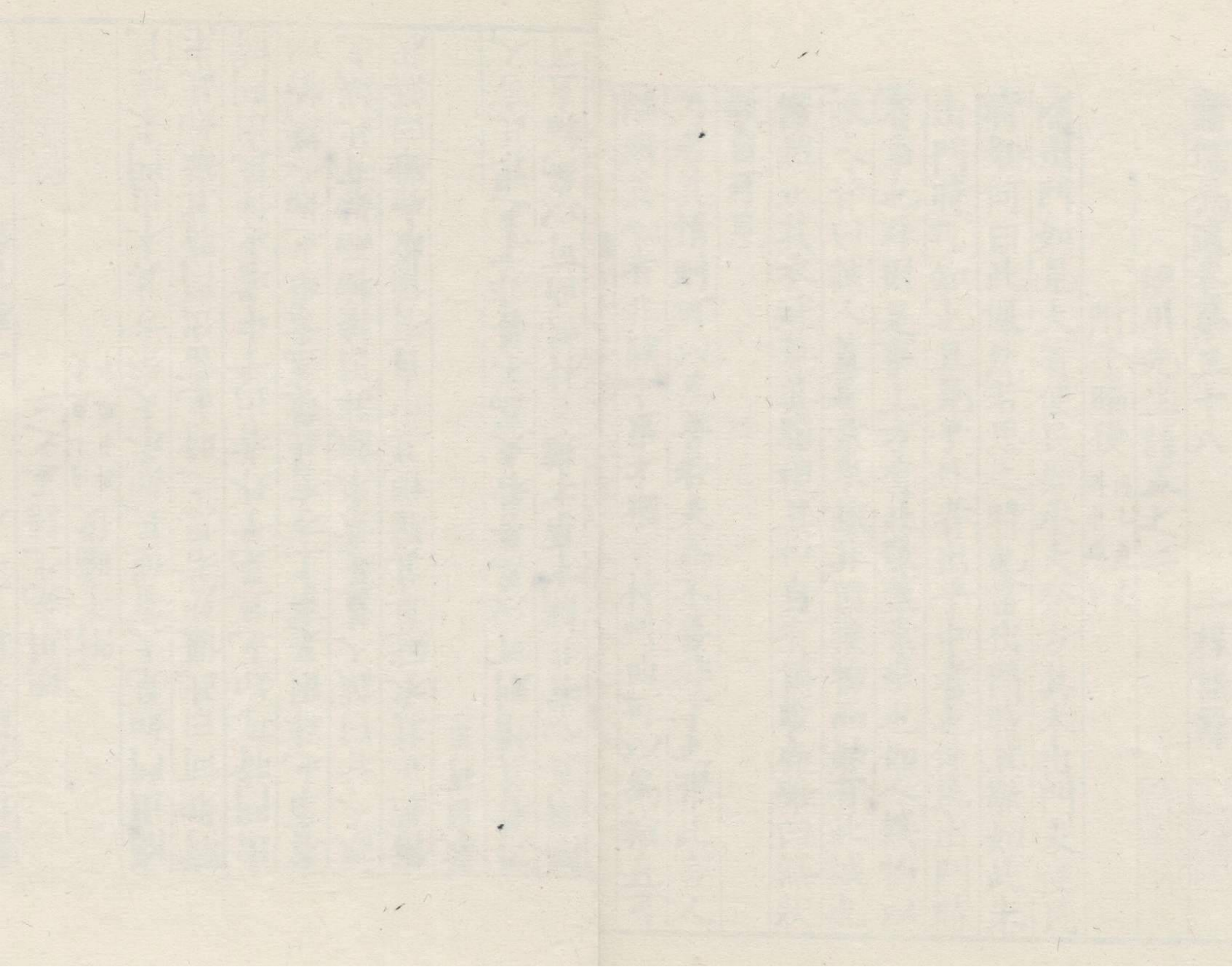


契丹國志

四





契丹國志卷之十一

天祚皇帝中

己未

金人攻陷上京

金人發遼陵寢

進軍馬人獻錢二千貫特補進士出身諸番部富人進軍獻馬納粟出官各有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飢民困踣道路死者十之八九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邑人收養候次年等第推恩官爵之濫至此而極

庚子

辛丑

日晷

漢書卷之十一

天慶九年宣和二年春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圍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

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

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僊望聖神儀二殿并先

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

諸陵并皇妃子第影堂焚燒掠盡發掘金銀珠玉所司

即以聞蕭奉先皆抑而不奏後天祚雖知問及陵寢事

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劫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

敢毀壞靈柩已指揮有司修葺巡護奉先迎合誕謾類

皆如此遼國屢年困於用兵應有諸州富民子弟自願

進軍馬人獻錢二千貫特補進士出身諸番部富人進

軍獻馬納粟出官各有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飢民

困踣道路死者十之八九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邑人收養候次年等第推恩官爵之濫至此而極 四月朔日食

天慶十年宣和二年冬十月朔日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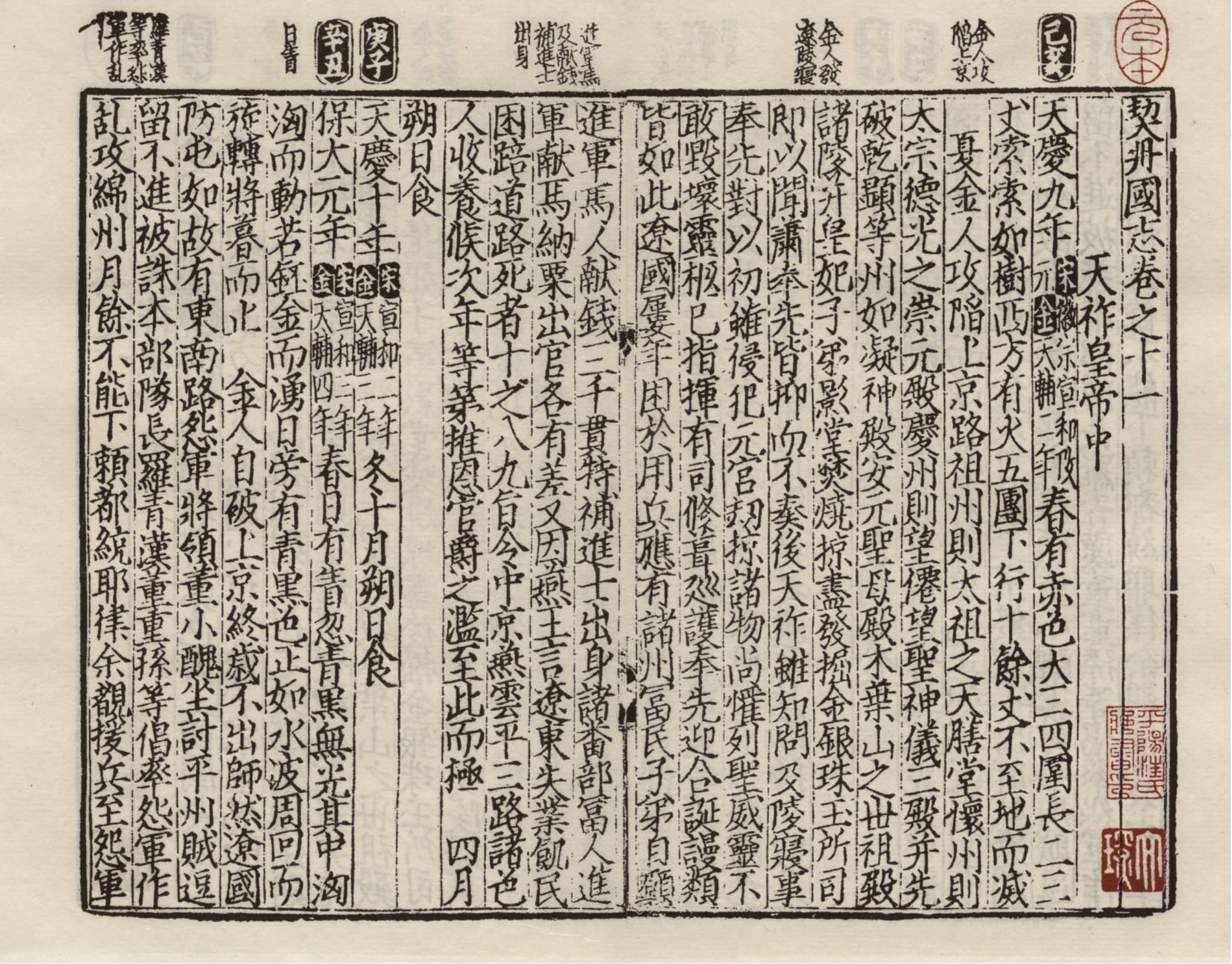
保大元年宣和二年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

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日旁有青黑也正如水波周回而

旋轉將暮而止 金人自破上京終歲不出師然遼國

防屯如故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坐討平州賊逗

留不進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重孫等倡率怨軍作



始懼郭藥師等內變自殺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
都統蕭幹奏選留二千人爲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微本
劉舜臣甄五臣各統將領餘六千人悉送燕雲平三
路充禁軍或養濟實欲分其勢也余觀謂蕭幹曰前年
兩營叛劫掠乾州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綿州
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怨軍未能報
怨於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
淨盡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爲一時脅從者豈可
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並奏卒從蕭幹之議 遼
自金人侵犯以來天下郡縣所失幾半生靈塗炭宗廟
丘墟天祚尚以四時遊畋爲樂工作之費未嘗少輒遂
失內外人心嘗有倦處萬機之意有四子長曰趙王昭
容所出次曰晉王文妃所出次曰秦王魯王並元妃所
出國人皆知晉王賢而屬望焉元妃兄樞密使蕭奉先
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未有以發晉王母文妃姊妹三
人長適耶律撻曷里次適余觀會撻曷里妻嘗過余觀
家蕭奉先密遣人誣告其結余觀將立晉王尊天祚爲
太上皇帝事發撻曷里妻等皆伏誅文妃亦賜死獨留
晉王時余觀在軍中聞之懼耶律領千餘騎并骨肉車帳
叛歸金國時方盛夏途中爲霖雨所阻天祚遣知奚王
府蕭遐買宰相蕭德恭太常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
使蕭和尚奴太師蕭幹各領本部軍馬會人追之至閭
山縣相及諸軍議曰今天祚信用奉先致晉王之禍兼
奉先平日視吾曹蔑如也余觀宗室之豪俊負氣不爲人

金人陷中京

死 曠皇

天德奔 曠

天德金 室幼女 俘掠 空

下若擒余觀則他日吾曹皆余觀也不若縱之為利皆
曰諾於是給云追之不及余觀既亡奉先懼諸將皆叛
乃峻加蕭遐買等爵賞以慰其心

保大二年

宣和四年

春金人陷中京

先是金

中京

先是金

主阿骨打遣使曷魯等如宋自海上歸得書晉宋朝絕
之乃命其弟故論國相孛極烈并粘罕兀室用遼降人
余觀為前鋒由奚西過平地松林駐白水別遣精兵五
百騎到松亭關邀截本京官民奔逸車乘天祚在燕京
聞報甚懼即日日出居庸關又聞余觀為前鋒導兵奄至
肅奉先奏曰余觀乃宗枝也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
晉王而已何惜一子伐其奸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
有人望死非其罪行闕百官諸軍聞之莫不流涕自此

人心益離

三月報余觀兵至天祚率騎兵五千西奔

雲中府留宰相張琳李處溫等與燕王同守燕天祚去

時衛士五千中途潰散僅諸士并長公主駙馬諸子弟

三百餘騎過雲中城下撫諭留守肅查刺轉運劉公常

等曰金兵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三千足由天德

軍趨漁陽入夾山因謂肅奉先曰使我至此皆汝之由

汝急去人不汝容奉先慟哭辭去行二十里為左右所

殺金兵至雲中肅查刺等率軍民父老開門迎降金主

阿骨打留精兵二百騎與留守自衛而追天祚幾及應

行宮內庫二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

為俘掠一空金兵自追天祚旬日未回府中兵變推馬

權韓執謙為都統逐出肅查刺等及衛兵閉門拒守飛

蕭幹
燕王
帝改元
建福

劉彥
良夫婦
燕王
赦

申燕王求救時燕王僭位之初無兵可遣但指揮蔚州發兵應援金兵出至城下見留守等被逐督軍民攻城彌旬破城執馬權韓執謙等盡殺諸軍陷朔州擄去群牧良馬三萬足天祚自奔夾山命令不通燕王守燕深得人心李處溫與族弟處能及其子顛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燕王告報在府百官諸軍僧道父老數萬人於三月十七日詣燕王府方邀張琳告其事琳曰拆政則可未可即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百官班立獨琳有難色既而王出李顛以赭袍被之百官軍民拜舞山呼王驚泣辭不獲免而即位僭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改怨軍為常勝軍以李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知叅政張琳守太

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外雖以元老尊之其實不欲其位在已上也李處能顛數十人以定策功補官乃議降赦燕中父老再告隨駕內庫都點檢劉彥良姦佞之人導引天祚為一切失德之事國人呼為肉拄杖蓋其倚附而行也妻雲奇者本倡婦也日夕出入禁中以為諧謔夫婦共為國害請先誅而後降赦是日彥良夫婦之首於市人爭鬻肉而食之然後肆赦燕王廢天祚為湘陰王詔曰天道既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自發異之數事貴得効人難力為朕勿保青宮長歸朱邸雖曰人情之久係誰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奈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四海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墜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

降封天
作爲相
陰王

燕王遣
使詣宋
告謝部
之

宋王遣
勸只巡
邊

燕王遣
使內附

之權實懼篡圖之為難尚思復辟之可待近得群臣之
奏槩陳前主之非所謂慢諫矜能比頑弃德躁動糜常
節平居無話言室家之杼抽盡空更資淫費宗廟之衣
冠見毀不輟常敗漢子之戮實無名汲妻之亂孰可忍
加以權臣雍隔政事糾紛左右離心遐邇解體訖無悛
悟以至播遷伊慙自貽大勢已去是謂牽四海之望安
得冒一人之稱且削徽名用昭不德方朕心之牽愛尚
不忍從柰群議之大公正復見請勉循故事用降新封
可降封為湘陰王嗚呼命不于常事非得已豈予小子
敢專位號之尊蓋拘衆心以為社稷之計凡在聞聽體
予至懷 燕王自稱帝後以燕雲平中京上京遼西六
路奄為已有而沙漠以北西南面西北路招討府諸番

部族天祚王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 夏四
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也樞密副承旨王居
元充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徽宗降旨以天祚見
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今雄州邵之人使遂回 是時
宋命太師童貫為宣撫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
邊下詔復燕雲故地仍以三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取
之因復舊疆上也燕王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復按兵
巡邊下也貫遣張寶趙忠賚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
故書畧曰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以來世世子孫
不失富貴况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則恩
數有加苟懷執迷後時失機恐有彭越之禍起於帳中
渾得書斬其二使又令趙鼎本童貫遣使臣說諭易州土

豪史成使起兵獻城為史成執送燕京斬之 五月童
 貫再遣种師道等率兵數萬壓境問罪先遣閣門宣贊
 馬擴持宋徽宗手詔撫諭燕王使納土以歸世世不失
 王爵并告燕民以示存恤之意王雖不從心亦懷懼馬
 擴過白溝有漢兒劉宗吉者私出見擴許開涿州門以
 獻擴以二榜付之是時宋師稍集种師道總東路之衆
 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
 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
 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吳玠
 將右軍曲可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並聽劉
 延慶節制以劉幹宇文黃中為參謀鄧珪鄧瑄為廉訪
 六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

及旗述弔民伐罪出於不得已之意如敢殺人並從軍
 法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 燕王遣大石林牙
 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林牙詰以兩國盟好何
 為興師既是信使安得結劉宗吉獻城擴曰女真兵已
 至山後本朝乃是遣兵救燕劉元吉見投安得不納林
 牙曰本欲留官贊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
 戰則戰大暑熱毋令諸軍徒苦語畢上馬馳去前軍統
 制楊可世信和詵言燕人久欲內附必有簞食之迎將
 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旬乃先遣人以旗榜渡河橋關
 示林牙見之曰有死而已可世為所掩被傷而退燕王
 益兵二萬遣蕭翰統之將渡白溝宋諸將皆欲迎戰師
 道曰不可妄動尋退兵蕭翰迎戰於范村甚力興宗遣

揚可弼救之仍自督戰乃卻凡駐白溝河十有二日乃還師退保雄州其日北風大雨雹追騎大至詎以敗盟追至雄州童貫以其兵尚盛未可以取歸罪和說侯益謂其探報不實妄請與師既而徽宗降詔班師當與燕王偕號之初漢軍多而番軍少蕭幹建議籍東西奚二千餘人及嶺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刺可遼民遭金人入寇往往鼠山谷沙漠間聞燕王之無不內向然人馬飢甚不能遠求遂令州縣招之得萬餘戶選一人為軍支贍家錢二十貫謂之瘦軍既而散處涿易間侵掠平民甚於盜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後來常勝軍叛歸南朝首殺涿州瘦軍家口正以罪此取悅人心是月燕王病聞天祚自夾山傳檄至天德軍雲內朔武

應蔚等州已會合諸番精兵五萬騎約秋八月入燕并

遣近位小底查刺馳馬問勞燕王并索衣裘茗藥王甚

懼會南北大臣會議如李處溫蕭幹謂莫若迎秦而拒

湘湘者天祚降封為湘陰王召百官共議有從吾議者

東立獨有南面諸行都都耶律寧處西謂天祚果能復

興何名拒之迎子拒父亦無是理處溫以寧搖衆欲誅

之溥撫枕歎曰此忠臣也天祚果來吾有死而已將何

辭以見天祚兵出漁陽僅復朔應等州復為金所敗虜

其元妃諸王天祚復奔夾山二十四日溥薨諡曰宣宗

無嗣李處溫及其子顛舊與宋趙良嗣善童貫使良

嗣以書約為內應募謀者投之并通書馬柔吉等令結

義士開門迎降拘執虜囚以踐往者歸朝滅虜之言處

燕妻
蕭氏即
位

蕭后賜
李顯
死籍其
家

宋封李
顯
子孫
其

温亦令奭潜以帛書相贈奭及溥卧病知必死授處温
 部元帥欲以身後托之病既亟蕭幹與大石林牙矯命
 宰相侍疾獨處温不至陰聚武勇軍二千為備給曰奉
 密旨防他變是夜溥死不發喪幹等先集逾騎三千陳
 于秘場會百官議之燕王妻蕭氏為皇太后權主軍國
 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為帝從其議者書名押字無敢
 有一異者蕭氏遂即位於極前改元德興 蕭后者燕
 王秦國妃也妃兄弟坐章奴誅天祚囚之上京女真破
 得出又囚于中京溥立而歸后以蕭幹有援立功封于
 越王天祚聞溥死下詔削其官爵并妻蕭氏亦降為庶
 人仍改姓虺氏后僭位時獨李處温後至稱賀屬時多
 難未欲即誅赦其罪但追毀元帥官劄而已有弟處能
 懼禍及己落髮為僧蕭后送海岳龍雲寺或告曰云處温
 父子潜通董貫欲挾后歸宋朝后引問處温曰臣父子
 於宣宗有定策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說獲罪太后曰向
 使燕王如周公終享親賢重名於後世豈不勝大寧王
 述軋楚國王温里耶述親上謀誤燕王者皆汝父子併
 數他罪數十條處温無以對遂賜死其子奭陵處斬命
 籍其家貲得見錢七萬餘貫金銀珠玉稱是皆自為宰
 相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所得 初處温聞天祚播
 遷勸之燕王僭號以圖因倖及燕王死後恐遼國將亡
 失其所依北通金國南結董貫願挾蕭后以納土皆非
 至誠欲為身謀而至此反為身禍及宋師撫定燕山追
 封處温為廣陽郡王子李奭為保寧軍節度使以其家

金史
天祚

燕
郭藥師

燕
郭藥師

燕
郭藥師

燕
郭藥師

燕
郭藥師

為朝錄其孫一人 八月金主越中京道聞天祚聚兵于國崖亟往攻之大戰生擒都統蕭規天祚脫身走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金主遣偏將帥兵七十擊破之屬秋霖水暴至夏人溺水不勝計金主嬰勝兵驕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出奉聖州之東 自燕王死蕭后專政遼恐漢人應南軍將謀之管常勝軍郭藥師遣使奉表降宋高鳳亦以易州降時宋童貫回雄州在道中而郭藥師亦授以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為總道軍聲大振 九月蕭后遣蕭容韓昉詣宋奉表稱藩 冬十月宋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揚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攻燕進駐盧溝河時燕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

外築壘相拒藥師命延慶選常勝軍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暗投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千騎擁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燕城遣人諭蕭后使降蕭幹知宋師入燕亟往救人比且死闕藥師受敗奔門不得出及弃馬縱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宋師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總數千得漢兒兩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二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為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既夕而道衆軍遂潰自相蹂踐幹遣騎追至涿水北而回 十一月金粘罕趨南哨口撻懶駙馬趨北牛口金主越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表表于金稱藩請和金主不許自媯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奔關走

卷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二

天祚皇帝下

卷之二

蕭太后

保大三年宋宣和五年金天輔六年五月春正月金主入

居庸關時到燕蕭后聞居庸關失守夜率蕭幹及車

帳出城聲言迎敵實欲奔國相左企弓等碎於國門

后曰國難至此我親率諸軍為社稷一戰勝則再見鄉

等不然死矣鄉等努力保吾民毋使濫被殺戮言訖泣

下后未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及城左企弓等方修守

具忽報統軍蕭乙信啟城門金人前軍已登城矣於是

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玄宗蕭乙信等迎降出丹鳳

門球場內投拜阿骨打戎服坐眾呼萬歲皆伏拜待罪

於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砲繩席角都不曾解動是無拒

我意也並放罪 初蕭后東歸以避金人至松亭關議

所往耶律大石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

奚人也欲就奚王府立國有宣宗駙馬都尉蕭勃洪曰

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而有何面目相見林牙命左右牽

出斬之傳令軍中有敢異議者斬於是遼奚軍列陣相

拒而分矣遼軍從林牙挾蕭后以歸天祚于夾山時奚

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幹擬府自立僭號為神聖皇

帝國號大奚改元天興時奚中闕食 六月奚兵出盧

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劉滋通判楊伯榮又敗常勝軍

張令徽劉慶仁軍馬於鴈門鎮攻陷薊州守臣高公輔

弃城走又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浚河祀京師之意人

情洶洶頗有謀弃燕者宋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

蕭幹自
立國號
大奚

大石林
牙挾蕭
后歸天
祚

蕭太后
道

蕭幹為
部曲得
骨銀之

金國授
張毅官
將改平
州為南

藥師切責之。七月奚兵遇郭藥師戰於腰鋪大敗而
歸藥師乘勝追襲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從軍老小車乘
就粮於後者悉為常勝軍所獲因而招降到奚渤海漢
軍五千餘人諸軍既失老小忿死心為蕭幹所誤為其部
曲得哥殺之傳首於河間府安撫使詹度獻于朝宋徽
宗御紫宸殿受賀。是時蕭幹既敗於腰鋪其黨堯離
不在峯山亦敗生擒偽阿骨魯大師獲耶律德光尊號
保檢契丹涂去金印常勝軍因此橫甚藥師復佐之朝廷
不能制。耶律大石林牙領兵七千到夾山天祚命殺
蕭后并外甥常哥餘免本罪。張毅者平州人也登進
士第建福元年授遼東軍平州也節度使因鄉兵經過
殺節度使蕭諦里全族二百口劫掠家資數十方毅以
鄉人能招安息亂以功權知平州事燕王死毅度契丹
必亡籍管内丁壯充軍得五萬人馬一千疋招豪傑潛
為一方之備蕭太后嘗遣太子少保時立愛知平州毅
有不容之意由是立愛常稱疾不出毅依舊權知州事
會金人下燕粘罕首以張毅事問叅政知事康公弼曰
張毅狂妄寡謀雖有兵數萬皆鄉民器甲不備資粮不
給彼何能為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也粘罕乃時立愛赴
軍前進加毅為修海軍節度使依舊知平州事將發燕
民由平州歸國粘罕謂左企弓曰我欲遣精兵二千餘
騎先下平州擒張毅何如左企弓輩以為然獨康公弼
曰若加之以兵是趨平州叛也公弼舊為平州守臣願
往伺之遂授以金牌馳騎見毅諭以粘罕之意毅曰契

金主阿骨打死弟吳玠買之及元天會歸金國

張毅殺左企弓等放燕人據業

天祚殺蕭右

張毅籍軍守平州

丹天下八路七路已下獨一平州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北防蕭幹侵掠故也厚賂而歸報曰彼無足慮粘罕信之遂攻平州為南京復加同中書門下事判留守事而實欲圖之也 五月金主阿骨打歸燕山北追天祚以疾崩於軍中謚為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遣燕相左企弓等文武百官并被擄燕民由平州歸國燕民入平州境有私訴於毅者曰左企弓不謀守城而使吾民迁徙流離不勝其苦今明公臨巨鎮握強兵盡忠大遼必能使我復歸故土而人心亦有望於公也毅召諸將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出沒於松亭之南金人所以全軍急趨山西者恐遼議其後也若明公仗義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叛降之罪而戮之盡放燕人歸業南宋必無不納燕人則平州藩鎮矣假如金人復來加兵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宋朝之援又何懼焉毅曰此大事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邀之密議石之謀而陰合次日遣將官張謙領五百騎傳留守令召燕相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叅知政事康公弼至於灤州西岸聽候差議事官趙能就往疏其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皇叔燕王潛號二也詆訐君父而降封湘陰王三也天祚嘗遣知閣王有應前來計議而殺之者四也檄書始至而有迎秦拒湘之議者五也不謀守燕而拜降者六也臣事金國而不顧大義者七也根括燕中財物而取悅金人者八也致燕人流徙

而失業者九也教金主發兵先下平州者十也皆無亦
對遂縊殺之 六月榜示燕人除留守外盡許復業所
有逐戶拋下田宅為常勝軍占佃者悉還之燕人方患
遠徙得歸復業皆大悅宋徽宗聞燕民之歸降詔付帥
臣管度多方存恤有官者津遣赴闕換授差遣餘各令
安業與免二年常賦張穀聞之喜為得計遂以平營灤
三州降宋其地乃後唐末契丹太祖所陷非石晉所割
灤州乃太祖建立也管度得張穀納上書不敢受密奏
於朝仍語穀毋遽恐為金人所知金主聞之遣閻母國
王將騎二千來問罪穀帥兵拒於營州閻母以兵少不
交鋒而歸大書州城門曰夏熟且去今冬再來穀即妄
以捷聞于宋邀求銀絹數萬疋并誥勅數道犒賞 張

穀之拒金人也

外則納欵於大宋

通好於蕭幹而緩急

救內則奉安天祚畫像凡舉事先白而後行仍用遼國
官秩稱保大三年遣人奉迎天祚以圖興復 是時有
燕人李汝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高黨者三司使高
履也二人先嘗被擣後緣張穀放歸性見宣撫王安中
勸朝廷密納之燕山路轉運趙良弼力爭以為不可恐
開金人禍端乞斬安弼以徇宋朝不從授穀泰寧軍節
度使也襲平州其屬張敦固等皆擢待制穀得宋詔喜
率官屬郊迎金人知之以十騎襲破平州穀挺身走嶺
間道如京師為郭藥師所獲由是金人乃歸由于宋移
檄索取宋朝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之以水銀漬其函
首送平州 八月朔日食陰雲蔽之不見

宋使張

金人檄

保大四年宣和七年秋七月金人陷應蔚等州

是秋天祚得耶律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室韋之割

石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

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中京兩路則駕不幸廣平

甸常城受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

幸雲中及幸雲中則都夾山向以金師不謀戰備以至

舉國漢地皆為金人所有今國勢微弱至此而力求戰

非得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天祚斥而不從

大石林牙託疾不行天祚遂強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

嶺取天德軍遼國改曹州也東勝寧邊雲中內等州南下武州

遇金人兀室戰于奄曷下水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為

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入室韋乞割石兵後乞割

石兵顧之大驚皆潰天祚奔窳入陰夾山金人以力不

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

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斡

鞞諸軍五萬并携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

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復

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歸南宋又恐不可仗乃謀奔夏

國計未決小胡魯遣人逆報粘罕粘罕先遣近貴諭

降未復而金使委宿駢騎而至跪于天祚前曰奴婢不

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釋

以還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室居之踰年乙巳

會三年而殂遼國遂滅先是宋徽宗大觀年間林

摠來使遼國命其習儀摠惡其繁瑣以番拘詆伴使天

宣和七年

人作剛
封海濱

祚曰太宗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
欲殺之在廷泣諫乃止時天祚在山金司技窮欲將來
歸因思往事思南宋未必加禮迺走小勃律復不納至
夜而回復欲之雲中天未明遇謀者言麥宿軍且至天
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
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道值天墜重馬皆有轍跡遂為金
兵所及 初女真入攻時災異屢見曾有人狂歌於市
曰遼國且亡急使人追之則人首獸身連道且亡二字
迸入山中不見變異如此興亡之數豈偶然哉

論曰前史稱一秦既亡一秦復生天祚之阿骨打
即唐季之阿保機也大勢既去則涇波濁流適丁
斯時則人事冥合方契丹之初起自阿保機同光

酒色之禍每每鑿為覆轍數世後遊畋射獵雖或
有之而四時迁徙迄未嘗有定制內耗郡邑外擾
鄰封以至捕海東青於女真之域取細大於萌骨
子之疆內外騷然禍亂斯至重以天祚不道禽色
俱荒嬖倖用事委任非人節制羸庸部曲紛擾強
盜在門寧捨嬰兒之金虎狼出押誰負孟賁之勇
觀夫孱主可謂痛心然存亡迭代亦冥符不偶歟

后妃傳

太祖述律皇后

太祖皇后述律氏本國契丹人也勇決多權亦太祖行兵御衆之心嘗預其謀太祖嘗度積擊党項留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 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太祖以叔母事后 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后言於太祖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且禮用之太祖召延徽語悅之用為

後為名相 吳王遣使遺太祖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太祖大喜即選騎二萬欲攻幽州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太祖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城亦猶是耳吾但以三千騎伏其傍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太祖乃止 太祖之崩也后屢欲以身為殉諸子泣告惟截其右腕置太祖柩中朝因號為斷腕太后上京置義節寺立斷腕樓且為樹碑 先是后任智用權立中子德光在其國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即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

當性思溫不行太后曰汝事先帝親近何為不行對曰
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太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
於地下顧諸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置
墓中思溫亦得免 太宗與晉帝構怨帝用兵連年中
國疲弊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太后謂太宗曰
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何故欲為漢
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
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曰漢兒何得一飽眠自古但
聞漢和番不聞番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
其後晉復來請和卑辭謝過疑其語忿謂無和意乃止
太宗自大梁回師崩於鎮城諸將奉東丹王突欲之
子兀欲為帝太宗喪至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
我則葬汝矣 先是太祖崩於渤海太后殺諸將數百
人太宗崩諸將懼死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太后聞之
大怒發兵拒之兀欲以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李彥
韜本從晉主北迁是時隸太后麾下為排陣使迎降於
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兀欲幽述律太后於太祖墓側
居之没打河

太宗蕭皇后

太宗皇帝蕭氏涿州人遼興節度使蕭延思之女也契
丹所貴惟耶律與蕭二姓后一入宮正位椒房凡后族
皆以蕭為氏后之生也有異於常及長聰慧姿容帝
甚寵敬之生二子長曰述律後為穆宗述軋篡弑之時
眾所擁立次日蒙兀太宗南入大梁述律后專秉國事

后無所預第蕭翰性殘忍后每戒其多殺太宗崩於鎮城后時在國後崩與帝合喪暨穆宗即位立陵寢廟建碑頌德

世宗甄皇后

世宗皇后甄氏漢地人後唐潞王時為宮人世宗從太宗南入大梁得之宮中時后年四十一歲世宗幸之生六子長曰明記後即位為景宗次日平王荆王吳王寧王河間王世宗既登位冊為皇后后少而端重風神閑雅暨正椒宮繩治有法自太祖太宗連年戰爭驅馳戎馬曾無寧歲至帝嗣位為部族所推而神志昏惰國人至以睡王目之后性嚴明宮庭之內不干以毫髮私中朝喪亂劉知遠郭威代興自稱為帝帝承強盛之餘憤憤無立志后與參帷幄密贊大謀然奄奄歲時既而有火神淀之弒后并害焉其後后之子明記復為部眾推立葬于鑿巫閭山立陵其側建廟樹碑碑文翰林李士李昉所撰

穆宗蕭皇后

穆宗皇后蕭氏幽州厭次人父知璠內供奉翰林承旨后初產之日有雲氣馥郁久之幼有儀觀進趨軌則帝居藩時納為妃暨即位后正中宮是時契丹繼代恬安兵勢少弱中朝藩鎮如南唐北漢及李守貞之類皆用蠟丸帛書求援以為強帝不能甚應之后性柔婉不能規正黑山之弒帝酗忍罹禍焉后無子眾共推立明記是為景宗

景宗蕭皇后

景宗皇后蕭氏名燕燕侍中守尚書令蕭守興之女也或以燕燕為北宰相蕭思溫女景宗自幼年遭火神淀之亂世宗與后同時遇害帝藏積薪中因此嬰疾及即位因事比且燕燕決之蕭守興以后父起封魏王共決大政景宗崩后領國事自稱太后凡四子長名隆緒即聖宗次名隆慶番名菩薩奴封秦晉王次名隆裕封齊國王次名高七封齊國王次鄭哥八月而夭女三人長曰燕哥適后弟基宰相留任哥署駙馬都尉次曰長壽奴適后姪東京留守悖野次曰延壽奴適悖野母弟首頭延壽奴出獵為鹿所觸死后即縊殺首頭以殉葬后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万屯西部驢駒兒河嘗閱馬見番奴撻覽阿鉢姿貌甚美因召侍宮中

后聞之繫撻覽阿鉢扶以沙囊四百而離之踰年齊妃請於后願以為夫后許之使西得韃靼盡降之因謀帥其眾奔晉陞札國結兵以篡后后知之遂奪其兵命領幽州次適趙王王死趙妃因會飲毒后為婢所發后醜殺之后天性忤忍陰毒嗜殺神機智畧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統和年間舉國南征后親跨馬行陣與幼帝提兵初趣威虜軍順安軍東趣保州又與幼帝及統軍順國王撻覽合勢以攻定州餘眾直抵深祁以東又從陽城浞綠胡盧河踰關南抵瀛州城下兵勢甚盛后與幼帝親鼓眾急擊矢集城上如雨復自瀛州抵具巢天雄南宋惶遽駕親幸澶淵然后為謀主至遣王繼忠通好及所得歲幣亦后之謀也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

之神武控鶴羽林駝武等皆后自統之其將有南北皮
窄當置舍利等是時聖宗年少宋使臣曹利用張皓之
議和皆后與幼帝引至帳前問勞館設左飛龍使韓杞
至宋朝先授幼帝書再升殿跪奏云太后令臣上問皇
帝起居此可以知太后專其政人不畏其幼帝也是年
帝上后尊號曰睿德神畧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開
統承天皇太后自南北通和後契丹多在中京武功殿
聖宗居之文化殿太后居之好華儀而性無檢束每宴
集有不拜不拱手者惟后願固盟好而年齒漸衰宰相
耶律隆運專權有辟陽侯之志龍禁終始朝臣莫及焉其後
歸政于帝未踰月而崩臨朝二十七年五十七謚曰宣獻

聖宗蕭皇后

聖宗皇后蕭氏父突忽追封陳王性慎靜寡言聖宗選
入宮生木不孤即興宗次曰達如李又八公主二人冊為
順聖元妃二兄二弟皆封王姊妹封國夫人弟徒古撒
又尚燕國公主兄解里尚平陽公主陳六尚南陽公主
皆拜駙馬都尉又納兄孝穆女為興宗后弟高九女為
帝弟妃前後恩賜不可紀極諸連姻婭並擢顯官齊天
后蕭氏本正后也屢誕皇子不育聖宗顧待隆渥元妃
妬恩媚寵譏毀百端聖宗終不之信聖宗崩元妃自立
為太后乃殺齊天后詳見帝紀后殘忍陰毒居喪未及
一年先朝所行法度變更殆盡不俟聖宗服闋加尊號
曰法天皇太后駙馬蕭繼得一子死梯自景宗朝承天
后襁育之逮至成人聖宗恩視比之皇子尚韓國公主

後平渤海勳業隆重封蘭陵王后兄弟媚而殺之連坐如木柵里大師觀音大師彌勒大師等十餘人一日功臣駢首誅夷內外嘆憤犯賊等人累朝切齒雖經赦宥並不叙用山陵未畢后已洗滌用之一一擢諸清途毛克和等四十人后家奴隸咸無勞績皆授防團節度使至於出入宮掖詆慢朝臣賣官鬻爵殘毒番漢自是幽燕無行之徒願沒身為奴者衆矣后姊秦國夫人早年嫠居艷醜私門后見長沙王名謝家奴瑰偉美姿交為殺其妃而以秦國妻之後妹晉國夫人喜戶部使耿元吉貌美后從晉國之請亦為殺其妻以晉國妻之淫霍肆行刑政弛紊南北而番漢公事率其弟兄掌握之凡所呈奏弟兄聚議各各弄權朝臣朋黨每事必知太后

凡四年興宗方幽而廢之契丹已困矣太后之廢也諸男滿朝權勢灼奕帝懼內難乃與殿前都點檢耶律喜孫護位太保耶律劉二等定謀廢后召硬寨搜刺護位等凡五百餘人帝立馬於行宮東之二里小山上喜孫等直入太后驅后登黃布車幽于慶州諸男以次分兵捕獲或死或徙餘黨並誅是時乃重熙之二年也法天既廢仍詔靈州節度使內庫都點檢王繼恩內侍都知監門衛大將軍監南北面番漢臣僚具不便軍民三十餘事並立改之後數年帝聽講報恩經感悟迎回太后

興宗蕭皇后

興宗皇后蕭氏應州人法天皇后弟樞密楚王蕭孝穆之女也容德兼美曲盡和敬生二子長曰洪基即道宗

次曰紇根名洪道封燕王又次曰壽干名洪德封晉王
帝酷好沙門縱情無檢后每伺帝有所失隨即匡諫多
所弘益洪基即位尊為睿聖洪慈順天皇太后清寧五
年后崩與帝合葬

道宗蕭皇后

道宗皇后蕭氏平州人贈同平章事蕭顯烈女也后生
有神光之異後入宮為芳儀進位昭儀生空古里是為
秦王後名元吉餘子皆不育道宗登位后正位中宮性
清恬寡欲嘗王宗元之亂道宗與同射獵內外震恐未
知音耗后勒兵鎮帖中外甚有名稱後崩葬祖州

海濱王蕭皇后

海濱王后蕭氏平州節度蕭搗刺之女也奉先保先兄
弟比肩緣后籠柄任當朝后性閑淑有則度遭女真之亂
天祚荒淫后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山金司之禍后并被
擒粘罕納為次室其後耶律余覲雲中起兵兀室誅余
覲并及於后兀室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契丹
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
待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
兄且兄橫行天下万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
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以愛兄故已擅殺之粘罕
起而謝之既而泣下

海濱王文妃

海濱王文妃本渤海大氏人文妃幼選入宮聰慧閑雅
詳重寡言天祚登位冊為文妃生晉王文妃自少時工

文墨善歌詩見女真之禍日日侵迫而天祚醉心畋遊不以為意一時忠臣多所踈斥時作歌詩以諷諫曾有歌云
莫嗟塞上暗紅塵莫傷多難畏女真不如塞却姦邪
路選取好人入直是卧薪而嘗膽激壯士之捐身使
可以朝清漠北文枕燕雲

丞相朝來劔佩鳴

千官側目寂無聲

養成外患嗟何及

禍盡忠臣罰不明

親戚並連潘昇翰

私門潛蓄爪牙兵

可憐昔代秦天子

猶向宮中望太平

其詩之感烈有如此者天祚見而御之是時契丹緣金人之禍喪郡縣幾天祚遊畋不輟嘗有倦勤意諸子中惟晉王最賢蕭奉先乃元后兄深忌之會文妃之姊適耶律曷里妹適耶律余覲奉先誣告余覲欲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帝於是戮持曷里并其妻文妃與晉王相繼受誅

論曰孽只專朝則人羸喪妖媚之質艷武稱制則羅網碎王侯之軀天下有猜忍陰毒之性武夫悍卒所無而於婦人女子乎見之初興之末律繼軌之二蕭是已然能忍於諸蕭之屠戮而不能忍於長陵之投淚能勇於南侵之塗炭而不能勇於辟陽之割恩齊天可殺也不大橫歟武轍可尋也不伊戚歟若乃海濱降號不見泣竹之妃賈禍詩譴空餘憂國之涕斯亦遭家不造末如之何矣

契丹國志卷之十四

諸王傳

東丹王

東丹王名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時唐明宗初年也太祖崩於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太祖之喪發渤海先是突欲鎮東丹時乃渤海國亦有宮殿被十二旒冕服皆畫龍像稱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內相已下百官皆其國自除授歲貢契丹國細布五萬匹麀布十萬匹馬一千匹太祖崩還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接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其意爭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稱皇帝突欲愠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避者所遏后不罪遣歸東丹唐明宗長興元年突欲自以夫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鎮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 次年明宗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選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明宗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刃刳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妻離婚為

尼 贊華之歸唐乘舟踰海因於海岸立木為碑惟善
二十漢字詩云小山壓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
從此投外國 贊華姓好讀書不喜射獵初在東丹時
令人賣金室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卷置書
堂於懸厓閣山上扁曰望海堂以南至海自二十一 路王
末年石晉內叛求援契丹路王已危乃遣資者秦繼曼
皇城使李彥紳殺之贊華遇害於其第石晉詔贈贊華
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其後太宗破石晉入中原求得
李彥紳秦繼曼殺之以其家族財物賜東丹王子兀欲
兀欲後即位為世宗葬之懸厓閣山謚讓國皇帝

恭順皇帝

自在太子名阮太祖第三子母曰述律氏少豪俠有智

此善彈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鉄兒兒也征渤海時山
坂高峻士馬憊勞苦太子徑於東谷緣崖而進屢戰有
功後渤海平封為自在太子尋薨葬於祖州追謚曰恭
順皇帝一子拽刺封趙王為景宗所害

孝文皇太弟

孝文皇太弟隆慶番名菩薩奴母曰蕭氏景宗第二子
生而岐嶷儼若成人幼時與群兒戲為行伍戰陣法拍
揮意氣無敢違者景宗奇之曰此吾家生馬駒也長善
騎射驍捷如風定州之戰隆慶封為梁王加兵馬太元
帥從其母蕭后以行力戰深入與擒王繼忠有功拜西
京留守封秦晉國王又拜尚書令尋薨葬祖州謚曰孝
文皇太弟

齊國王隆裕

齊國王隆裕番名高七母白蕭氏景宗第三子性沉毅
美姿容始封鄭王遙授西南面招討使拜吳國王自
少時慕道見道士則喜後為東京留守崇建宮觀備極
輝麗東西兩廊中建正殿接連數百間又別置道院延
接道流誦經宣醮用素饌薦獻中京往往化之後蕭太
后一年而薨追封齊國王

魯王宗元

魯王宗元興宗同母弟也少而雄耿很復過人始封鄭
王又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性極殘忍每出一囚犯
死罪者命衆集射斬而鬻之流血滿前飲啗自若意志
不臣母伺時鬻其鬮立奉長樂之命以為皇叔後因
遊獵伺間弑帝左右遮救得免宗元併其子洪孝受誅

晉王宗懿

晉王宗懿番名查箇只聖宗弟孝文皇太弟隆慶之子
也少有氣局幹畧過人聖宗雅愛諸姪每誡之曰汝勿
以材能陵物勿以富貴驕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始封
中山王歷龍化州饒建宜平州節度使改封晉王薨

燕王洪道

燕王洪道番名叱地好道宗同母弟也頗有武畧康寧
奚侵擾詔洪道討之洪道伏兵林中佯敗而走奚掠輜
重洪道與伏兵合擊之盡殪後渤海高顯樂反又命洪
道討之終於燕京留守封燕王

梁王信寧

梁王信寧番名解里北大王烏幹之子始以祗候郎君授林牙雲州奉聖州蔚州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帝同謀逐太后出宮拜南大王北大王楊隱南宰相封梁王加尚父致仕

論曰后不可逆並后則傾嫡不可匹匹嫡則危契丹起自朔荒吞噬上國嫡庶之分亦安知之元帥太子之稱不以屬之突欲而以屬之德光則其立國之初已可議矣既而述軋生問鼎之謀宗元受皓首之戮亦何怪其然哉

契丹國志卷之十四

述律魯速

述律魯速太祖皇后兄也部蕃人世為酋長少壯武有膽畧部人憚之從太祖平奚有功授統軍使盧文進自新州來奔太祖歲入燕塞魯速以兵從又從圍周德威於幽州機巧善智城幾克會救至退師改授奚王府監軍東路兵馬都統軍子屈列尚奧哥公主

蕭延思

蕭延思涿州人太宗皇后父也少習武藝有材力能左右持射自太祖時從平諸蕃常單騎數十深入敵陣屢戰有功太宗南援石晉時掃古撒已死矣太宗每嘆曰斯人尚在中原不足平也終北面都部署兼頭節度使

劉珂

劉珂平章事晞之次子也尚世宗妹燕國公主少善射以材能稱為性謹重未嘗有過為太宗所知太宗忿石晉負恩連年南牧戰定州時深入帝馬陷泥濘中珂下馬奉帝出身被數十瘡流血滿體太宗壯之迂林牙行宮都部署西北路兵馬招討使從入大梁授同知京府事尋授漢人樞密使封吳王

蕭守興

蕭守興番名喂呱侍中解里鉢長子也始為祗候郎君林牙左宣徽使景宗居瀋燕燕為妃即位冊立為后守興以後父為侍中共當國政是時景宗嬰疾北漢見僭

叛悉平南宋憂逼屢遣蠟丸求援而守興柱石非材兵
勢少弱石嶺關南之敗喪萬餘人後又遷尚書令封魏
王任遇滿望年既昏老事多徇私更有言韻微訛者扶
摘示明朝廷以此患之畏后不敢言

蕭孝穆

蕭孝穆番名陳六法天皇后兄也初后選入宮為聖宗
夫人授大將軍后封元妃遷北宰相封燕王孝穆機悟
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聖宗在位喜其忠
謹與參軍國大謀時渤海反於東京有衆數萬命孝穆
為行營兵馬都統討之大酋伯石真柵于金閣山上險
峻不可攻孝穆為宣揚恩意開其自新凡所招降七萬
餘戶而還以功授東遼王聖宗疾亟急召赴闕聖宗崩
以輔立功封晉王又納女為興宗后授樞密使楚國王

蕭奧只

蕭奧只番名掃古父燕京統軍使撻里麼之子撻里麼
於統和中攻南宋潭州為流矢所中死城下奧只以父
戰功為祗候郎君遷林牙契丹諸行宮都部署又遷欽
國節度使奧只雖家門貴盛而虛已接物汲引諸名士
時論賢之宋張昇來使奧只以侍中為館伴從容言兩
朝盟好誓若山河毋以小嫌遽傷大信與昇談論移日
曲盡其情昇亦云侍中北朝儀表也深敬異之後授北
宰相宣徽使封鄭王

漢王謂呂炎光幾勝唐柄二思皇運斯厄古
今外戚之家未有不驕奢恃權馴至於廢且敗也

述律諸人起堯登連輝赫奕有壘壘金印之封無
彰彰鴻吻之迹難矣然考契丹之所以亡竟不出
於外戚之家豈亂之至匪降自天時君終當以後
族為求鑒歟如蕭奉先諸人是已別有傳

契丹國志卷之十五



新為宋初效時蕭奉先諸人與已保其國
然其非人蒙其德之至則初自天知矣然當以可
帝建國之初也其後宋初蕭奉先諸人之死也其後不出
大幹諸人與宋初蕭奉先諸人之死也其後不出

